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3

论《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构造

——以替身悲剧的动因与替身悲剧的本质为焦点

霍云立¹

(¹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外语学院日语系, 宜宾 644005)

摘要: 替身, 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悲剧情节设定。《熊谷阵屋》便是日本古典戏剧中的替身剧名篇。《熊谷阵屋》以《平家物语》中关于“敦盛之死”的故事为素材。净琉璃版本初次上演于 1751 年, 次年又上演了歌舞伎版本。该剧不仅在江户时代脍炙人口, 如今仍被视为义太夫狂言的代表作, 作为歌舞伎的经典剧目被反复搬上舞台。本论将尝试对《熊谷阵屋》中的主要悲剧设定——替身悲剧的动因和替身悲剧的本质——进行拆解分析, 以明确该剧中替身悲剧的构造。

关键词: 《熊谷阵屋》; 替身悲剧; 悲剧结构

一、《熊谷阵屋》的情节概要

源平之战中的一个春日。熊谷阵屋前一株樱树旁立着一块写着“此花江南所无也。伐一枝者可剪一指”的告示。

熊谷的妻子相模因为担心初征的儿子小次郎而远道赶来阵屋, 不想偶遇了被梶原平次景高的家臣番场忠太追赶而逃入阵屋的平敦盛生母藤局, 并从藤局的口中得知敦盛已被熊谷讨伐的消息。熊谷回阵向妻子说起儿子小次郎初征的英姿和自己讨伐敦盛的战功。闻言, 藏身一旁的藤局怒不可遏冲地冲了出来。熊谷大惊, 随后向她描述了敦盛最后的情景。正当此时, 大将源义经登场, 当场验证了熊谷呈上的“敦盛”首级, 并对熊谷大加赞赏。

实际上熊谷呈上的首级并非敦盛的, 而是他亲生子小次郎的。熊谷领会了义经“伐一枝者可剪一指”的深意——即“不能让法皇的骨肉(笔者注: 剧中敦盛并非平氏子孙, 而实为法皇血脉)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不得已时以自己的儿子替之”(此处“花”指敦盛, 而“指”接通“子”, 指熊谷之子)——而将亲子小次郎作为敦盛的替身杀死。

最终, 「因父子至情起菩提心」³的熊谷在义经的允许下皈依佛门。

二、《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动因

无需赘言, 《熊谷阵屋》一剧最为重要的情节即原本应该被讨伐的敦盛未死, 而被杀死的却是小次郎这一“替身”设定, 这一设定同时也是该剧的戏剧高潮。在本节中笔者将围绕《熊谷阵屋》的“替身”设定, 从替身计划的“实施方”“命令方”的双重视角来对替身悲剧的动因进行分析。

2.1 替身计划“实施方”的动机

正如日本演剧学大家河竹登志夫所指出的那样, 替身这一悲剧高潮虽然是直接出现在《一谷嫩军记》的第三段《熊谷阵屋》, 但其铺垫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

作者简介: 霍云立(1982—), 女, 四川成都人, 比较文明学博士, 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 日本古典文学, 中日比较文学。

³ 杉山其日庵、《浄瑠璃素人講釈》、鳳出版刊、1975、p.150。

为使悲剧高潮成立的铺垫——也就是所谓“准备”——在全剧的第一段就已经做好。其实就是义经在熊谷出征前交给他的那块由便庆手书“此花江南所无也。伐一枝者可剪一指”的禁令告示。⁴

从这个角度来讲,《熊谷阵屋》也可以被视为一篇讲述熊谷如何解开这一谜题的故事。义经的本意是以花作喻告诉熊谷即使以亲生子做替身,也要救回敦盛。而熊谷不仅解开了义经的谜题,并且严格执行了主公的密令。也就是说基于义经与熊谷之间主仆关系的神秘“命令”成为了替身悲剧展开的原动力。从这个角度河竹将义经与熊谷之间存在的这种凌驾于熊谷与小次郎间“亲子关系”之上的绝对的“主从关系”称为“优先于其他任何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夫妇,亲子关系)的绝对化的近世社会的无情规律”⁵,并将它视作替身悲剧的根本动因。

诚如河竹所言,义经和熊谷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无疑是《熊谷阵屋》剧情主线发展的外在动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另一个与此外因一起支撑熊谷判断与行动的内在动因。

在“熊谷樱之章”中,为躲避梶原平次景高的臣下番场忠太的追赶,敦盛生母藤局逃入熊谷阵内,与熊谷之妻相模不期而遇。在熊谷登场之前,两家人之间的渊源便通过二人的对话展现在观众面前。

原来,16年前当时藤局还在宫中侍奉法皇时与相模便是主仆。不仅如此,藤局还在时任北面武士的熊谷与相模的私情被发现时帮助二人出逃。也就是说,旧主藤局对熊谷夫妇二人有着救命之恩。换言之,除了现主——义经的命令之外,熊谷夫妇与敦盛生母藤局之间还有着旧恩的牵绊。正式因为这种恩情,义经才会认为“能够读懂禁令,保护幼小樱树者非熊谷莫属”⁶。

从以上论述可知,熊谷之所以会忠实地实施替身计划并非只因为现主义经的命令这一外在的强制性动机,同时也存在着对旧主藤局的报答这一内在的自发性动机。

2.2 替身计划“命令方”的动机

与熊谷一样,替身计划的策划者义经其实也是一位被外在的“主从关系”和内在的“恩义关系”所束缚,同时受到这两种动机驱使的人物。

毋庸置疑,义经下达替身命令的直接,或者说表面动机与敦盛的血统有着密切关系。阵屋中逃亡的藤局与相模相遇,敦盛的身世之谜也由两人的对话揭开。果真是时光如梦。当年您还在宫中,后来我与武士佐竹次郎(笔者注:即熊谷)相爱,离宫东逃。听到传言说您入平家之门,嫁给参议经盛大人时已怀有身孕。⁷

由此,敦盛实为藤局在宫中受孕之事得以确认。“正因为敦盛是法王的骨肉,义经才会特别下令救助,熊谷也才会绝对地遵从”⁸。换言之,后白河院私生子的身份使敦盛成为了“江南所无”之花,也因此成为了超越源平之争的绝对存在。从这个角度,敦盛血统所隐含的“君臣”这一主从关系也可以被视为潜在的悲剧前提,同时也是义经冒着与哥哥赖朝不和的风险下达密令,熊谷牺牲亲子执行替身计划的外在动因。

但这是否就是义经制定替身计划的唯一契机?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追赶藤局而进入熊谷阵屋,偷听到替身计划的真相,妄图向镰仓的赖朝告密的源氏武士梶原被弥陀六——实际上是曾经救助过年幼义经的平家家臣弥平兵卫宗清——所杀。宗清的真实身份也在此时被义经识破。

当年我还在母亲常盘的怀中,在伏见冰雪里,是你出于仁慈救助了我们一家四人。我至今都记得被你搭救时的喜悦。虽然那时我只有三岁,但却记得你的相貌。我记得你眉间有一颗黑痣,你想遮掩也遮不住吧。听说你在平重盛去世后便行踪不明了,如今见你无恙,我十分欣慰。⁹

义经的这段回忆揭示出了平家对义经的“恩义”这条隐藏伏线。因而,之后义经将敦盛藏身的盔甲箱交与宗清的行为也就自然可以被视为“义经报答清宗”¹⁰,甚至报答平家的行为了。

⁴ 笔者译。原文见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南窓社、1967、p.111。

⁵ 笔者译。原文见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南窓社、1967、p.111。

⁶ 笔者译。原文见武智鉄二、「熊谷陣屋検討」、《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3 文楽舞踊》、三一書房、1979、p.227。

⁷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3。

⁸ 武智鉄二、「熊谷陣屋検討」、《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3 文楽舞踊》、三一書房、1979、p.227。

⁹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48。

¹⁰ 水原信子、「浄瑠璃における身代わり——一谷嫩軍記・熊谷陣屋の段を中心に」、《古文学の流域》、新典社、1996、p.450。

如此，义经对替身计划的策划及命令的背后同样存在着表、里两种动机。救助法皇骨肉是计划的表面，也是直观动机，而隐藏在其之后的则是对昔日恩人的最后的“报恩”。

三、《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本质

河竹登志夫将以亲子的分离为趣向的悲剧形式称为“家庭悲剧”，并进一步主张正是这种家庭悲剧的场面构成了日本近世悲剧的“核心”。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所指，以近松的情死剧为代表的世话悲剧就是将市井的话题进行加工而产生的作品，自然以家庭作为舞台的例子占据大多数。然而，不仅仅是世话悲剧，时代剧的悲剧本质也同样是“家庭悲剧”，我认为这才是日本近世悲剧的真正特质。而家庭悲剧并不仅指单纯意义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件，同时也包括以政治、战争等国家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时代剧中的英雄主义主人公在情节的高潮处，溶解到亲子离别及牺牲这类家庭·亲属间的悲剧场景中，并从中凝结出悲叹场面这一结晶的情况。¹¹河竹的这一论点确实可以在《熊谷阵屋》中得到印证。

逃亡途中得知儿子死讯，孤身一人仍试图在敌阵中为儿子报仇的母亲滕局；担心儿子初征，从家乡赶到战场，却只等回儿子首级的母亲相模；看似回忆敌方的年轻武士，实则淡淡述说着亲生子之死的父亲熊谷。《熊谷阵屋》中有一种鲜明的创作倾向，即比起替身计划实施的具体情节过程（此情节仅在熊谷的回忆中出现），更加重视对计划参与者双方的家庭立场、家庭身份，和由此产生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而全剧的悲剧性也正存在于这些家庭身份及家庭性场景所表现出的朴素人性，以及深厚亲情之中。

下面让就我们来逐一分析以下这些细节描写。

回到阵屋的熊谷见到远道而来的妻子大吃一惊。“瞥了妻子相模一眼，入座后”¹²，熊谷的第一句话便是责骂：“一介女流竟敢独闯军营，简直岂有此理”¹³。

关于此处熊谷的这一瞥，戏剧研究家武智铁二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此刻小次郎的首级还没有验认，必须要说明小次郎不在的理由，（引用者注：对熊谷来说）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引用者注：的相模），又让他十分同情。这些情绪都通过这一瞥表现了出来。今时今日，“瞥”这个动作一般用于表示无视或忽视，但此处的用法却有所不同。这里的“瞥”更多表现的是意识到并在意对方的存在，却故意视而不见。¹⁴

而相模自然不会了解丈夫的这番苦心。被训斥后的她如此解释道：“我知道一定会被您责备。但是实在放心不下小次郎的初征。想着也许走一里就能听到他的消息，走五里也许就能收到他来信，接着七里，十里，等回过神来已经走了百里有余，到了京城。啊……那时胸中的焦躁啊。在京城听到战况，说在一个叫一之谷的什么地方正在酣战。为孩子担心就是父母的宿命啊。于是就走到了这里。请您理解。那，小次郎在哪里？他可安好？”¹⁵

小次郎已死，却必须面对为了儿子独自一人跋涉百里而来的妻子的询问，此时的熊谷该如何回答。以下便是这一场中夫妻二人的对话。

熊谷：古来征战几人回，还问什么“安好”，如此就是执念。小次郎这次若是战死沙场你将如何？

相模：不，不，不。小次郎出征便能与名将对阵，即使因此战死我也倍感欣慰。

（中略）

熊谷：喔！说到小次郎的功勋，他奋勇冲锋，闯入敌军军门立下战功，虽然负了些轻伤，却是武门之家传世的荣誉。

相模：啊！那伤可要紧？

熊谷：如何？才说他负伤就如此表情，若是重伤，你可会悲伤？

相模：不，不。能因战斗而负伤，定是在战场上大有作为，我是为他的战功高兴才出此问。那当时你可在你身边？

熊谷：我当时见情况危急便冲进敌阵军门，硬拉出小次郎夹在腋下将他带回我方阵中。而我也在敌军中取到了后方军大将有官大夫敦盛的首级。¹⁶

¹¹ 笔者译。原文见河竹登志夫、《比较演剧学》、南窓社、1967、p.88。

¹²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6。

¹³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237。

¹⁴ 笔者译。原文见武智鉄二、「熊谷陣屋検討」、《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 3 文楽舞踊》、三一書房、1979、p.228。

¹⁵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7。

¹⁶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p.237-238。

无需赘言，仅仅听到儿子受了轻伤便心急如焚的母亲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不仅如此，此处同时也是熊谷第一次正面提到小次郎的重要场景。

在夫妻二人短短的对话中，熊谷两次提出了两个假设。“小次郎这次若是战死沙场你将如何”和“若是重伤，你可会悲伤”。明明早已洞悉一切真相，熊谷此处两个“若是”的用意值得进一步揣摩。正是从这明明不存在，却被重复了两次假设中，一个有别于之前的熊谷形象被塑造出来。此处的熊谷不再是一名刚毅勇猛的武士，而更是一位担心妻子得知儿子死讯后无法承受，因而想要尽力试探妻子心情的“丈夫”。

随后，原本躲在一旁的藤局再也按耐不住失去儿子的悲愤，冲到了熊谷面前要替儿子报仇。震惊之余，熊谷以一句“战场之上无是非，请您务必看开”¹⁷安慰藤局。联系后文替身真相的揭晓，与前文中的两个假设呼应，此处的这句“请您务必看开”也饱含着熊谷对妻子相模的体恤和安慰。

接下来，他便开始为藤局描述“敦盛”的最后时刻。

对阵中敦盛被熊谷打下马背，按倒在地。他脸上用铁浆涂黑，眉目纤细。看起来与我儿一般年纪，父母定还健在。身为父亲，我深知他如果在这里被我杀死，他的父母想必万分悲痛。思及此处，我拉起他，为他拍打掉身上的尘土，让他逃跑。

（中略）

但他却说：“我既已被你制伏，又有何颜面再逃，速速取我首级吧，熊谷。”

（中略）

听到他这番话，我更是泪水涌上心头，不禁又想若是我儿小次郎被敌军所制，是否也会如此英勇地战死。

（中略）

我便对他说：“若还有挂心之事，请讲，我必定转达”。

闻我此言，他眼中浮起了泪水，说到“我父亲已在濑户内海的波涛之中，现在唯一担心的只有母亲。此番战争结束也不知世道将会如何。如今我心里挂念的也唯有母亲了”。¹⁸

替身的真相还不能揭开，此时的熊谷必须继续隐瞒儿子小次郎已死的真相。如此，《平家物语》中华丽的战争场面在本剧中变成了一段虚构的故事。被杀的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熊谷却只能以敦盛的身份来回忆。而另一方面，这段谎言中又潜藏着本剧独有的真实。“与我儿一般年纪”，“泪水涌上心头，不禁又想若是我儿小次郎被敌军所制，是否也会如此英勇地战死”，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谎言里熊谷也在不经意地描绘着儿子真实的身影。而“此番战争结束也不知世道将会如何。如今我心里挂念的也唯有母亲了”这句“敦盛”的遗言，从替身情节发展的脉络来看，完全也可以作为小次郎的遗言成立。若是如此，这句话同样也是全剧中小次郎的唯一一句台词。无论是敦盛，还是小次郎，这一句遗言的存在都成功让一位勇敢赴死的年轻武士形象瞬间转换为一位直到最后时刻仍然挂念母亲的孝子形象。换言之，在阵屋一段最大迷局的最高潮，被强调的并不是“武士”这一社会身份，而是“儿子”之一家庭身份。

而此刻的藤局也强压下最初的愤恨，开始以母亲的身份来哀悼逝去的儿子。儿子奔赴战场之时还曾经“欣喜相送”¹⁹的母亲，如今天人两隔“即使早有准备，也难忍胸中悲伤”²⁰。这短短一句话却道出了一位“武士”母亲心中——来自于社会、家庭双重身份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随后大将义经登场，剧情渐近高潮。看到“敦盛”（实为小次郎）的首级后义经大赞熊谷的忠义，并命其将首级呈给“有缘之人”过目。如此，在获得义经的肯定之后，对熊谷来说主公交与的任务圆满完成。随之，他必须要见证的是妻子与儿子“重逢”的悲伤时刻。

此前一直被排除在替身计划的两位母亲也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的时刻。

手捧头颅，欲看却泪水盈目。看着儿子的遗容，胸口郁结，浑身颤抖。手中头颅微微晃动，如同我儿在轻轻颌首。离家时回首的一笑，如今想来都是可怜可哀。声音哽咽在喉头。²¹

儿子突如其来的死讯，对刚从丈夫口中得知儿子初征英姿，并对儿子的平安深信不疑的相模来说无疑一道晴天霹雳。一直以来母子之间日常重复无数次的相送，如今已成遥不可及的隔世之梦，通过泪水模糊的视线，不可抑制的颤抖，此处的描写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位母亲在得知儿子死讯之时的那深不见

¹⁷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案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9。

¹⁸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p.239-241。

¹⁹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241。

²⁰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241。

²¹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p.245-246。

底的悲伤，同时也让替身的悲剧明确地展示出了它属于家庭·亲子悲剧的一面。

由此可见，《熊谷阵屋》中的悲剧性场面都有着一个共通的特点。即，都是借被卷入替身计划的悲剧主体之口，表现和强调他们各自的家庭身份、并细致刻画存在于他们之间家庭关系，以及血亲间的天然羁绊。

四、结语

本论以考察日本替身悲剧代表作《熊谷阵屋》中的悲剧构造为目的，从“替身悲剧的动因”和“替身悲剧的本质”两个角度对该剧进行了分析。

首先，从“替身计划”切入，从替身计划的实施方和命令方的双重角度剖析了登场人物推动替身悲剧发展的行为动机，并指出对于设计和实施替身计划的义经熊谷主仆来说，其动机中都同时存在着“主从关系”这一外在强制性动机和“恩义”这一个内在自发性动机。

接下来，本论又论证了《熊谷阵屋》中的悲剧性场面是通过参与或悲卷入替身计划的三位“父母”的“家庭关系”、“家庭身份”和由此而生的亲子或夫妻间存在的爱与亲情等人性的角度的强调来表现的。因此，该剧从本质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一部围绕“家庭身份”、“家庭爱”和亲情而展开的家庭悲剧。

从比较文学、比较戏剧研究的角度，《熊谷阵屋》作为日本替身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其展现出的悲剧动因即悲剧主体的行为动机以及悲剧的本质，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类似题材的悲剧文本及中日比较悲剧研究领域提供一个重要的视点。

参考文献：

- [1] 杉山其日庵,浄瑠璃素人講釈[M].东京:鳳出版刊,1975.
- [2] 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M].东京:南窓社,1967.
- [3] 武智鉄二,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 3 文楽舞踊[M].东京:三一書房,1979.
- [4] 祐田善雄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M].东京:岩波書店,1965.
- [5] 水原信子,古文学の流域[M].东京:新典社,1996.

On the Structure of Substitute Tragedy in "Kumagai Jinya" —Focusing on the Motiv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Substitute Tragedy

Huo Yun-li¹

¹Department of Japanes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ibin 644005, China

Abstract: The substitute is a representative tragic plot setting. "Kumagai Jinya" is a famous substitute play in Japanese classical drama.."Kumagai Jinya" is based on the story of "Atsumori's Death" in "The Tale of the Heike".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the "jyoururi" version took place in 1751,and the following year , the Kabuki version was also staged. This play was not only popular in the Edo period ,but is still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Yotafu Kyogen. It is repeatedly staged as a classic Kabuki pla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ain substitute settings in "Kumagai Jinya"—the motiv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ubstitute tragedy—to clarify the structure of the substitute tragedy in this play.

Keywords: Kumagai Jinya ; Substitute tragedy ; Tragic structure